



蔡政佳



「這裡是臥室。」中年婦人拉開窗子，新鮮的空氣立刻將悶黯的氣氛一掃而空，房間像亮了起來。

小小的三坪，白色的牆，白色的瓷磚。很乾淨的房間，地板上連一絲灰塵也沒有，真的非常乾淨。

「欸！怎樣？」奕豪推了推我，「還不錯吧！離學校又近。」趁著中年婦人接電話離開一下，奕豪走到窗邊蹲了下來，我斜靠在門框上看著他。「怎樣？我OK啦！看你覺得怎麼樣？」用詢問的眼神望著我，問道。

我挪了一下身子，抱著手臂，依然靠在門框上。

「到底怎樣？」奕豪急著想知道答案。

「只有一點。」

「哪一點？」

我用手臂撐直起身子，「價錢可以再談。」

奕豪笑了。「那當然！」他一股氣跳了起來：「這是一定要的！」

我們走出房間，房東太太正好講完電話，顯然我們臉上露出已經作了決定的表情。「怎麼樣？還可以吧！這裡是八樓，空氣好，又不會太熱。看你們要不要租？」看房東太太一臉笑意，好像我們已經掏出鈔票似的，我連忙道：「我們再看看吧！再看。」奕豪也在一旁幫腔。

「就這樣啦！啊你們下禮拜就可以搬進來了。」房東太太不大滿意的拿起剛簽好的租約，皺著眉頭端詳著。

「阿姨，你這個房子照顧的很好呢！不是說幾個月沒住人了。」奕豪問道。

「之前那個，搬走的時候整理得很乾淨啦。啊！說到這個我就有氣。」

「咦！？」

「說真的啦！我本來是不太想租給你們這些大學生的。」房東太太小小的收起租約，邊說：「現在的大學生都很不會做事，像是之前來住的也是。」大的學生啊！本來說好租一學期，結果後來是都沒有繳房租，我來催房租的時候，才發現他們已經搬走了。」

「我以為是沒繳房租就落跑了，結果看他們水電也沒怎麼用到，可能也沒多住多久，所以就算了，後來也沒有再看到那幾個學生。」

「喔！我們不會啦！」我乖巧的應道。

「不會最好！你們不住了要趕快跟我講，我可以租給別人啦！」房東太太兀自說道。在房東太太關上門之前，我再看

了一眼那空盪盪的房子，白色的牆，白色的瓷磚，真的很乾淨，之前的房客什麼也沒有留下，似乎連灰塵也一塊搬走了。

\*\*\*\*\*

搬進來這間公寓沒花多少時間，尤其在大殺房租得逞後，搬起家來更是得心應手、一氣呵成。

一陣忙碌後，我坐在只屬於我的房間裡，看著窗外遠處車輛往來的環河快速道路，心想：以後上課就方便多了，說不定沒課還可以回來補眠一下哩！奕豪突然來敲我的房門。

「你有沒有拿我的膠帶？」他探進來一個腦袋。

「沒有。會不會是用完了？」

「是嗎？那我到樓下去買。」

「去吧。」

慢著，剛剛我好像才把膠帶放在電腦上。

我正要叫住奕豪，才發現電腦上空無一物。可能是我記錯了吧！由得他去買，反正以後也是會用得着的。

\*\*\*\*\*

很快，我和奕豪已經搬進來一個月了，這間公寓已經完全變成兩個男生的房間應有的樣子。這天晚上，我還窩在書本雜物堆裡趕著報告，一邊咒罵著教授只准手寫報告的暴政。該死！又是錯字，打字久了，再拿起筆寫字特別不順。我伸手往櫃子上摸去，預期會摸到我的立可白。咦？我的動作竟然落空了，

左右摸摸，沒有。怪了！我剛剛用完明明放在這裡的啊！

我抬起頭往櫃子看了一眼，咦？還真的沒有。我停下手邊的報告，畢竟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要寫好報告，還得先找到我的立可白才行，我爬到櫃子旁邊，奇怪，我是把立可白放到哪裡去了，難道他長腳跑了不成？也許掉到櫃子後面去了。我拉開櫃子，沒有。可能我放在桌上被書壓著。我把桌上的書全都一本一本的收起來，還是沒有。

接下來的一個鐘頭，我已經把房間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了，但依然沒有找到我的立可白。我累癱在床鋪上，懊惱自己竟然花這麼多時間在和一罐立可白搏鬥，而完全忘了我的報告。

算了。我挺身站了起來。還是跟奕豪借看看好了。

沒想到，當我打開奕豪的房門，卻看到驚人的景象。

「你在幹麼？」我嚇了一跳。奕豪的房間整理得整整齊齊。原本散落一地的書，疊成一落一落的，書桌、櫃子也都收得一乾二淨，本來連門都會因為被雜物堵住而打不開的房間，現在完全變了樣。

「欸！你是怎樣？怎麼突然在整理房間？」我望著趴在地上的奕豪，他正伸長了手臂到床底下摸索。「有問題。要帶女生回來喔！」

「沒有啦。」奕豪好像摸到了什麼。

「那你幹麼突然愛乾淨起來了？」

「我是在：」奕豪用力拉出來一袋東西，「我是在找我上個禮拜買的遊戲：靠！」他爬起來，打開袋子，裡面是破爛不堪的實驗衣，還有護目鏡。奕豪把袋子又扔回床下。

「對了！你又來幹麼？」奕豪疲累的坐在書堆上。

「我來跟你借立可白。」

「抽屜，自己拿。」奕豪指著門邊的櫃子，一臉疲態。「奇怪，怎麼最近老是丟三落四的，找不到東西？」他搖搖頭。

「是啊！」我隨口應道。

我以為他指的是我。

\*\*\*\*\*

我一直以為奕豪指的是我。

當禮拜二早上起來，我就因為找不到我的近物課本，而第一堂課遲到。禮拜五又因為找不到蛙鏡而放棄晨泳的計畫。接下來是原子筆、計算機，然後是鑰匙、電子辭典、眼藥水、CD，甚至是球鞋、內褲、還有我這禮拜的實驗報告。

媽的！我坐在地板上，腰痠得爬不起來。那是在實驗室耗到三更半夜才跑出來的數據，還有那些討論，我可沒有辦法再重寫一次，更不用說明天就要交了。

突然，「碰！」的一聲，我連忙從房裡出來探個究竟，只見奕豪狠狠地甩上大門，氣沖沖的走了進來，一逕往他房間走去。剛才才找報告找得一肚子火，現在又看他一臉不爽，隨口在他後面撂了一句：「喂！那麼晚了，沒事不要關門關那麼大聲。」沒想到奕豪火氣更大，立刻回嘴：「干你屁事？又不是只有你付房租，我就是有事要關那麼大聲，你管得著？」

好小子，我正有氣沒處發，你倒自己送上門來。「哼！有錢很偉大啦！欸！我問你，我的報告是不是你拿去抄的？」

「笑死人，你的報告那麼了不起，大家都要抄？」

「不是你是誰？不然是它自己不見的喔？」

「笑話！你以為我會笨到拿你的報告去抄？我又不是不要分數了。」

「欸！你講話客氣一點，你之前都抄我的，還那種態度？」

「已經很客氣了啦！抄你的又怎麼樣？你拿了我的機車鑰匙，我都沒講什麼，不要以為別人都跟你一樣！」

「喂喂喂！話不可以亂講，誰拿你的機車鑰匙了？」

「除了你還有誰？上禮拜你跟我借去載學伴，現在又跟我耍賴？」

「搞清楚！那次鑰匙我已經還你了喔！」

「哼！還了才有鬼哩！」

「我真的有還你，是你自己不知道收到哪裡去了，不要賴到別人身上去。」

「是啦！反正都是我不對，你都是對的啦！」

「欸！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講理？」

「我就是這樣，不滿意你不會閃啊？」

看他一臉無賴相，實在令我恨得咬牙切齒。

「很好，」我恨恨的說道「你最好以後報告都自己寫，不要來找我罩你。」我用力的甩上房門，隔著門板，我還可以聽到奕豪的鬼叫。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，虧我平常都罩他，當他是好兄弟，沒想到今天竟然對我大吼大叫的。不要被我逮到機會，我再好好跟你算這筆帳。

我打開電腦，又作了一份實驗報告。幸好之前的數據結果有另外抄起來，我就靠著對原稿的殘存記憶，重新把我的報告

拼湊出來。

我沒有吃飯也沒有休息，一方面是被奕豪氣得吃不下，一方面也是爲了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我悠閒的作報告了。所以，當我從電腦前再站起來時，已經是凌晨四點。

我到廚房泡了一碗泡麵充飢，發現奕豪的房門開開的，裡面沒有人。看來他還在生氣，這樣也好，省得我一看到他又吃不了了。

\*\*\*\*\*

已經一個禮拜沒看到奕豪了，他沒有回公寓，也沒有去上課，我打電話回他台南的老家，也說很久沒回去了。我開始有點擔心他，但同時也對他這種突然消失的行爲更感到憤怒。媽的！擺明了要跟我耗到底！沒關係，老子有的是耐力。

不過，事情到了下午又有了變化。

當我下課回到公寓，就發現才一天的時間，原本奕豪的房間，已經被搬得空無一物。我有點愕然，想不到奕豪就這樣搬走了。原本情同手足的好朋友，竟然吵一架就可以決裂如此？我愣愣的坐在空盪盪的房間裡，看著白色的牆、白色的瓷磚，他搬得還真乾淨，彷彿連灰塵也一塊搬走了，可能還打掃過了，地上一絲灰塵也沒有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，我呆坐著，只有一個人的25坪公寓安靜得令人不安。我緩緩地掃視著這個房間，突然有一種很怪的感覺，一種好像有什麼事就在眼前進行，而我卻沒有發現

的感覺。我看著門口，一支鉛筆靜靜的躺在門邊，看來是奕豪忘了帶走的，這傢伙做事還是很不仔細，總是會落個一兩樣。

短短的鉛筆躺在門邊的陰影裡，很黑的陰影，像是畫上去的一樣，而鉛筆的末端就藏在朦朧的陰影之中，露出一截筆尖，有一點接近膚色的粉褐色木質筆桿，中間是黑亮的石墨筆心，還有用小刀削鉛筆留下的雜亂刻痕。漸漸的，筆尖的輪廓變得模糊，變得有點像是被旁邊的陰影暈開了，然後越暈越大，直到整個筆尖完全溶進了後面的陰影裡。就在我眼前，門邊的一支鉛筆消失在陰影之中，我眨了眨眼，沒錯，一支鉛筆就這樣消失在門邊的陰影之中。我幾乎要懷疑，但可以肯定前一秒那裡確實有一支鉛筆，而現在，那支鉛筆呢？

一個極不好的想法在我心中浮現，我想我知道奕豪到哪裡去了，還有這一屋子的雜物家具，都搬到哪裡去了，另外，還有我的實驗報告、球鞋、CD、眼藥水、電子辭典、計算機、蛙鏡、加上我的近物課本，不只這些，還有我的立可白、奕豪的機車鑰匙、世紀帝國、以及一捲膠帶。

這太不可思議了！我突然覺得整個背脊都冷了起來。我小小的環視著整個房間，門後、桌子下、床下，每個角落裡潛伏著的陰影，都彷彿在微微蠕動著，我幾乎可以聽到它們的呼吸、心跳、還有咀嚼時「咕答」的吞嚥聲。

我緩緩退向門邊，一種奪門而出的衝動在我心中吶喊，但我忍住了，我害怕只要稍有不慎，就會讓這間房子察覺到我的意圖。我心中的聲音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強，我背對著房門，克制著自己一點一點的移動腳步，直到我的腳踩在門檻上，我深吸一口氣，然後猛地轉身。

迎面是一個巨大的影子，我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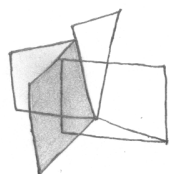
\*\*\*\*\*

「這裡是臥室。」陽光照進空盪盪的房間，照亮了房裡的所有角落。

又是這個微胖的中年婦人。她拉開窗戶，新鮮的空氣立刻注滿整個房間。

「這裡離」大很近。之前的兩個男生也是「大的，本來要租到學期末，結果才住兩個月就搬走了。」房東太太不停說著，她已經習慣對前來租房的人這樣說：「後來是一直沒有繳房租，我跑來催，才發現他們搬走了。不過他們搬走前是打掃的很乾淨啦！」她指了指白色的牆、白色的瓷磚、還有乾淨得連一絲灰塵也沒有的地板。

兩個女生興奮地竊竊私語著，臉上已經露出了做好決定的表情。



「囡仔囡囡，一暝大一吋。」

女人輕輕的唱著，低迴的軟語呢喃透露著一個母親滿滿的溫柔。

生產的辛勞殘酷的在女人塌陷的眼窩裡留下痕跡，經過分娩的折磨，原本因為懷孕而充滿光澤的肌膚如今卻蒼白乾裂著，儘管如此，卻絲毫無損她眼中洋溢的光輝，倚坐在床上哄著懷中的嬰孩入睡，如此令人動容的畫面，眾人只能靜靜的遠遠的站著，不忍打斷這樣子的安祥。

「姊。」

那是女人的妹妹。

女人的妹妹小小聲的喚著。

她是被眾人推派出來的，這麼殘忍的事總是要有人來做。

「姊。」

沒有反應，女人彷彿沒有聽到叫喚，依然專注的唱著搖籃曲。

曲。

女人的妹妹又喚了一聲，這次她的聲音稍微大了點。

「姊。」

「噓！」

女人抬頭瞪了妹妹一眼。

別吵！寶寶睡了。

她無聲的抗議著妹妹的吵鬧，隨即又低下頭，仔細的審視著懷中的寶寶有沒有被吵醒。

好小好小的嬰兒，皺巴巴的小腦袋看起來舒服的枕著母親的臂彎，蜷曲著身子，一動也不動的。

女人露出溫柔的微笑，重新唱起那首熟悉的搖籃曲。

「囡仔囡囡，一暝大一吋。」

「姊，」妹妹又開口了，「你休息一下吧！」

女人依然沒有反應，自顧自的反覆哼著同樣的旋律。

「你已經折騰了好幾天了，一定很累了。」

妹妹一邊說著，一邊悄悄的往床邊移動。

「你看，寶寶睡得那麼熟，你也利用時間睡一下吧！」

趁著嘴裡在說話，妹妹已經來到了床邊，她低頭往姊姊懷中看了看，白白軟軟的嬰兒，就像一顆小肉球一樣縮在母親懷中，飄散出一股濃濃的異味。

已經開始發臭了，妹妹皺起眉頭。

「來吧，寶寶我來抱，」妹妹伸出手往女人的懷中抱去「你先去休息吧！」

「不要！」女人大叫道，用力的別過身去「寶寶是我的！」

女人溫柔的望著懷中的嬰兒，好可愛的睡相啊！一定是個健康的寶寶，她愛憐的輕撫著寶寶的臉龐，乖喔，媽媽絕對不會讓你被壞人搶走的。

「寶寶我先幫你抱著啊！」妹妹笑咪咪的勸著姊姊，口氣像是在哄一個任性的孩子一樣，「我就在你旁邊，等一下你一睡醒就可以看到他了。」

女人並沒有理會，或是她根本就沒有聽到妹妹所說的話，看她一心一意的關注著自己的孩子，彷彿其他人根本就不存在，她的世界、她的宇宙裡就只有那個不到三千公克的小肉球，其他什麼都看不到，也聽不到了。

「來，我幫你抱，妳趕快睡吧！」

妹妹再次把手伸過去，想要把女人手中的嬰兒接過來。

只是，手還沒碰到，嬰兒的母親已經尖叫了起來。

「走開！不要搶我的寶寶！這是我的寶寶！」

女人緊緊的抱著嬰兒，歇斯底里的向自己的妹妹叫囂，還

齙牙咧嘴的恫嚇著，就像是受驚的母獸正從豺狼的覬覦下保護幼獸一樣。

「姊，你別這樣。」

看到自己的姊姊變成這個樣子，妹妹心裡一陣揪痛。

這樣下去是不行的，妹妹壓抑著被濃烈的屍臭味薰得亟欲作嘔的衝動，一咬牙爬上床鋪就往女人懷裡的嬰兒搶去。

女人的妹妹用力的拉扯那雙乾瘦的手臂，企圖將女人緊抱的臂彎鬆開，但是女人的反抗卻比想像中的激烈，不知道在生產中早已耗盡心神的她是從哪裡冒出這麼大的力氣，她用腳踢著，大聲哭喊著，叫嚷著不要搶走她的寶寶，刺耳的哭聲像是刮在每個在場的人的心口上，但女人的妹妹不為所動，狠下心非把那嬰兒搶下來不可。

可憐的孩子，她們的母親遠遠的望著这一幕，淚水早已在眼角的皺紋裡氾濫。

女人的懷抱漸漸鬆了，妹妹見機不可失，伸手便要將嬰兒從他無緣的母親手中解脫出來，女人情急之下，竟張嘴往妹妹的手上咬去。

「啊！」妹妹痛得大叫，手裡還緊緊抓著這個小外甥，眾人連忙衝上前去幫忙，拉手的拉手，抓腳的抓腳，用力的將已經陷入半瘋癲的女人架開。

「把寶寶還給我！」女人淒厲的哭喊著，不甘心的向自己的孩子揮舞雙手，還不時轉頭做勢要咬那些抓著自己的手。

妹妹從床上逃了出來，急忙把嬰兒抱到女人的母親面前，那孩子可能是被嚇著了，在拉扯之間竟然沒有哭，直到來到了外婆的懷抱裡，才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嬰兒的哭聲像是在和母親的叫罵聲呼應似的，小小的房間

裡陷入一片兵荒馬亂。

「把我的寶寶還給我！」

眾人一陣驚呼，沒想到被架住的女人竟掙脫了壓制，拚了命的往妹妹和母親爬去，兩人害怕的將嬰兒緊緊抱住，看著女人激動得扭曲的猙獰表情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她吃力的向前爬去，抬頭望著正嚎啕大哭的嬰兒。

「寶寶乖喔！不要哭，媽媽馬上就來。」女人的手在空中亂抓著，寶寶就在那兒了，媽媽的寶寶啊！她伸直了手，想要安撫那因為大哭而皺成一團的小醜臉，可是儘管她用力的把手延展到無法再更直了，寶寶還是好遠好遠。

好遠啊！當女人的手伸到最盡頭，僵直的手臂突然啪的倒了下來，像是一截木頭從半空中掉到地上。

就在那一瞬間，女人用奇怪姿勢歪倒在地上的身體膨脹了起來，泛著屍斑的肌膚像是被充氣一樣微微的鼓起，然後當肌膚迅速的塌陷下去，身體表面溢散出一片惡臭的黑霧，隨即化作黏稠的汁液，裸露出裡頭早已腐爛多時，生滿了肥嫩蛆蟲的屍肉。



她躺在沙發上喝著悶酒，一杯接著一杯，可是男人面前的杯子卻絲毫沒有動過。

「好了啦，寶貝，別生氣了。」男人低聲下氣的陪著笑臉。「我這不是在這裡陪你了嗎？」



男人是某大企業的高級主管，總之是個大人物，而且是有婦之夫，而她，就是所謂的第三者、情婦、狐狸精，隨便你要怎麼說，像這樣的夜晚裡，那些八卦雜誌的記者們最感興趣的，就是這個房間裡的事了。

「她怎麼可以這樣？」已經微醺的她正大發嬌嗔道，想當然耳，她口中的那個人就是男人的老婆。

「你已經有**大部分**是在她那邊了，她還要怎麼樣啊？」

「別氣了嘛，至少我現在在你這兒啊。」

「可是她實在是太過分了。」

「好啦，不然這樣，看你要什麼我買給你當作是賠罪嘛。」

「不用了啦。」

「那你不要生氣了。」

她大口的把杯底剩下的酒液飲盡。

其實，當男人一開口的時候，她早已氣消了大半，她就是這樣，只要男人哄哄她，就什麼也沒有關係了，難怪朋友老是笑她被男人吃得死死的，也許該說她笨呢，她相信愛情，雖然她自己也不相信這會是個有結果的愛情，不過至少愛情的確是存在過的，她很肯定，而且眼前這個就是正在進行中的存在。

「別喝了。」

男人斜倚著枕頭，而那杯盛滿的酒就放在枕邊的床頭櫃上，看著眼前的她氣急敗壞的樣子，基於某種男人的虛榮心，他忍不住偷偷的得意了起來。

「過來。」男人用一種孩子氣的口吻呼喚著她，她就是喜歡男人這一點，那種帶點任性，甚至是有點霸道的語調，反而讓她感覺到他對她的親暱，就是這樣，當男人在外面時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，但在這裡，他只是個孩子，而 she 要用最大的溫

柔將他包容。

她聽話的走到床邊坐下，像懷抱自己的嬰孩般的，將男人的頭頸摟在她的胸前，而男人則將自己深深的埋藏進去，陶醉的品嘗著她懷中的美好氣息。

「對不起，今天還是不行。」她有點抱歉的說。

「沒有關係，只要這樣子就好了。」從她的胸懷間，男人發出滿足的聲音。

男人和女人，就這樣緊緊的彼此依偎著，並沒有做愛，但兩人的愛情正在熱切的交流著。

良久，她輕輕的嘆了口氣。

「算了，」她放開手，從男人身邊離開，「這麼晚了，你也差不多該回去了。」

「沒關係啦，我再陪你一下。」

「好吧，你已經出來太久了。」

「好啦，讓我再待會兒。」

男人像孩子一樣的撒嬌著想要多逗留一會兒，也許他是想藉此讓她感覺到自己對她的依戀，出於一種愧疚的心態，畢竟他自己知道該回去了，對於這種事他一向很有分寸。看著他涎著臉耍賴的幼稚樣子，她心裡突然對這個她深深愛著的男人興起一種厭惡感。

「好了，你真的該回去了。」她從床上爬了起來，走過去將門打開。

她靠在門上，堅定的望著枕頭上的男人，男人也望著她。

女人真是難以捉摸的動物啊，之前還爲了沒有辦法在這裡多一點而生氣，現在看起來卻這樣的冷淡，男人看著她堅決的眼神，就像是母親催促著還賴在電視機前的孩子上床睡覺一

樣，他讓步了。

「唉！」他嘆氣道，「我實在不想再回到那個冷冰冰的地方。」

「別這樣嘛。」當男人服從於她的淫威之下，她笑了，這時候的她又變回那個滿懷愛情的小女人，風情萬種的走回床邊，這是她在男人與男人之間周旋不斷後的經驗結論：要讓男人對你最後的印象永遠是溫柔美好的。

「別這樣嘛，」她溫柔的摟著男人的頭，「你也知道，在外面待太久的話可是會臭掉的喔。」

她將男人端端正正的放進冰箱上層的冷凍庫裡，開啓許久的冰箱門裡不斷的流洩出冷氣，手裡的頭顱微微打了個冷戰。

「下次我們來試試看接吻吧！」她愉快的說。

男人苦笑著。



暖暖的金黃色陽光從屋簷上斜斜的仰躺進和室外的迴廊，躺進深藍色綴花的棉織布料裡，在榻榻米上拉出一個屬於午後慵懶的影子。

她靠在紙門邊上，下巴抵著彎曲起來的膝蓋，正專注的盯著自己的腳趾頭看，只是，過分專注的眼神反而覺得有些心不在焉。沾濕的凌亂髮尾隨著歪斜的頭垂在臂上，散發出軟軟的濕潤的香味，還有身上的浴衣，連褶角也因為水氣顯得溫柔起來了。





「喀！」  
金屬敲擊的聲音，伴隨著指甲斷裂的清脆聲響，蕩漾開在安靜的庭院中。

刀刃的弧面伸進指甲縫中，輕輕的扳開指甲邊緣卡在指肉裡的尖角，在大約距離粉紅色的指肉還有一公厘的地方停住，緩緩的，稍微留力的按下指甲剪的末端。

「喀！」

彎曲的指甲飛濺開來，無聲無息的落在榻榻米上。

一瞬間，指甲剪上傳來反彈的震動，她的眼神突然閃爍了一下，隨即又失去光芒。

再一次，刀刃擠進指甲縫裡，挑開另一側的指肉，修剪起這邊指甲的尖角。

「喀！」

兩邊都剪好了，但是兩道弧形刀痕卻交叉出中間尖尖的突出。

指甲剪正對著指甲中間，沿著刀刃的弧度通過突出，可以想像出一道修飾完美的曲線。

「喀！」

也許是指甲剪不夠銳利，邊緣留下一個不平整的斷裂面。

「喀！」

原本是要將指甲修得圓滑，結果刀刃和指甲接觸得不穩，一個小小的震動，剪出了一個更崎嶇的邊緣。

「喀！」

邊緣稍微修齊了，只是粗糙的表面令人不大滿意。

「喀！」

指甲越剪越短，幾乎剪到了根部，露出指肉軟嫩的粉紅色。指甲剪似乎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執著的修剪著依然看起來不大平整的指甲。

「喀！」

還有指甲兩邊多出來的死肉。

「喀！」

「喀！」

一塊塊白色接近透明，已經角質化的死肉被剪下，像是雪一樣落在榻榻米上。

「喀！」

她的身體微微一震，像是突然被針扎到，從指尖傳來一股刺痛，空洞的眼神又閃爍了一下，像是睡夢中小小的驚醒，她愣愣的望著腳指，周圍白色的死肉中間，漸漸泛起一圈較深的顏色，一開始是粉紅色，然後是濃稠的鮮紅色，最後泌出一顆圓圓的暗紅的液珠。

看著逐漸成形的血珠，她有些癡了，陣陣從神經末端傳遞過來的痛覺，在她的心底深處，竟有一點點興奮的騷動。

午後的光照在屋簷下的陶甕裡，漾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。

「喀！」

她的手又飛快的動作著，被削得禿了的指頭上，指甲剪一

一次又一次的被按下，金屬相互碰撞的清脆聲響，在榻榻米上濺開一朵朵艷麗的血紅的花。

### 青蛙王子

他，是一隻青蛙。

就像別的青蛙一樣，他有一雙凸眼睛，一張大嘴，長長鮮紅的舌頭，光滑濕黏的綠色皮膚，還有一副有蹼的手掌與腳掌。

雖然他是一隻青蛙，可是，他夢想成為王子。

「王子？你不要作夢了。」所有的青蛙一起轟然大笑，咕呱咕呱的，好不熱鬧，和著雨滴打在荷葉上、水面上的聲音，好一幅田園風情的雨中即景。

「你可是一隻青蛙欸！」一隻青蛙笑岔了氣，邊喘邊說道。

「那又怎樣？青蛙就不能當王子嗎？」

「當然不行阿」所有的青蛙異口同聲道。

「可：可是，書上說可以的啊！」他有點委屈的小聲的說。書？在場的青蛙都愣住了，青蛙看什麼書？青蛙是不用看書的！青蛙們面面相覷的沉默著，他們第一次聽到這麼可笑的事，青蛙變成王子？那是什麼荒謬的書寫的荒謬的內容啊！

青蛙王子！書的封面上燙金的字確實是這樣寫著，當他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時候，一個全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展開，像是突然被啓發了，他深深的陷入發現真理的感動之中。



成為王子！他對自己下定決心，總有一天，他要成為王子。

他之所以會夢想成為王子，是因為他已經找到公主了，那是真正的公主，她有美麗的長髮，美麗的眼睛，以及笑起來很美麗的酒渦，還有她的手，柔軟得令人想將它緊緊握住，當然不是用這雙有蹼的手，所以他才要成為王子。他還記得書本封面上的插畫，抱著金球的公主，親吻掌中醜陋的青蛙，旁邊則是英俊瀟灑、風度翩翩的王子，多麼美好的畫面啊！他在腦海裡反覆描繪著屬於自己與公主的美好結局。

因此，他開始往成為王子的路邁進，開始每天在她必經的路上等候，製造與她相遇的機會；他做出滑稽的動作，只為了吸引她的注意，吸引她停下來，對他這隻古怪得有趣的青蛙產生興趣；他說笑話，逗她開心，因為他不忍心看到她的淚水與嘆息；他甚至趕走從草叢裡偶然經過的蛇，以免那光滑醜陋的爬蟲外皮嚇壞了他的公主。然後，他開始看更多的書，從安徒生到托爾斯泰，從哈梅林吹笛手到安托萬羅崗丹，他在書中尋找更快成為王子的方法，也為了有一天，當她需要的時候，自己有足够的可以隨時為她效勞。

「當公主用雙手捧起青蛙，輕輕的親吻了牠，」他趴在床上，專注的閱讀著書上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文字。腦中浮現出美麗公主的情影，公主柔軟的掌心捧著自己，還有柔軟的唇，用慢動作向自己吻來……

「不要再看了！偶爾也要做點正經事吧！」爸爸突然出現在他身後，用一種無奈的口氣碎碎唸道，他跳了起來，手忙腳亂的把書本闔上。

「囉唆！你出去啦，不要管我，」他氣急敗壞的把同樣也

是青蛙的爸爸推出房間，然後用力的甩上房門，青蛙爸爸的叮噓聲仍然不停的從門外傳來，他嫌惡的咒罵著，你知道什麼！就是像你們這樣膚淺，才會一輩子只能當青蛙！

他重新翻開那本已經被翻的破爛不堪的書，重新回到不知道已經看了多少遍的劇情之中，「青蛙身上放出耀眼的光芒，當光芒褪去，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，原本醜陋的青蛙變成一個英俊的王子。」

「從此，王子與公主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」他都已经會背了，這個結局，他輕輕的唸出最後的幾個字，臉上露出悠然神往的表情。

現在的他，越來越像是一個真正的王子了。當公主需要幫助的時候，他伸出為她鍛鍊得十分有力的雙手；當她皺起眉頭，他則插科打諢，像個小丑般的逗她展露笑容；當危險發生時，他義不容辭挺身而出，雖然不是騎著白馬手持寶劍，但他擋在她面前的身影，高大得像是聖經裡的腓力斯巨人。她喜歡文學，這像是一個公主應該會有的興趣，他便用最美麗的詞藻來裝飾她的床沿；她也熱愛美食，因此他每天在城市間奔波，尋找最好吃的東西，當他千里迢迢的從城市的另一端帶來可以讓她感到幸福的美味，她眯著眼睛，邊咀嚼邊用像是在喉嚨裡打滾的含糊聲音說著：「好好吃喔！」，那模樣，連他自己也感覺到深深的幸福。

他真的幸福極了，雖然還只是一隻青蛙，不過，當他站在公主的身邊，就覺得自己真的成為了王子。

這一切都進行的相當順利，只是，現在出現了一個大問題，那就是，根據書上記載，成為王子的必要條件就是必須得到公

主的吻，但是，要怎樣才能讓公主去親吻一隻醜陋的青蛙呢？又或者，你要這隻青蛙怎麼向公主說出「麻煩你吻我吧！」這樣可怕的話呢？

爲了這件事，他傷透了腦筋，雖然他也很想親吻公主，但是無論如何，他就是沒有辦法開口向公主索吻，原來這才是成爲王子最大的困難啊！這麼小小的一步才是最難以跨越的距離。

他懊惱極了，公主的唇就在眼前，自己卻一動也不敢動。可惡啊！他爲自己的懦弱感到厭惡。自己和公主靠得那麼近，近到幾乎可以感覺到她臉頰的溫度，他偷瞄了一下，公主正專注的看著眼前新奇的玩意兒，而他卻全副精神都放在公主的身上。

這是他夢寐以求的距離，這幾個月來，他不斷的在嘗試，嘗試著可以更靠近她，而如今，終於到了最後的時刻，就快要到了，只差一點點了，他偷偷的移動著，小心翼翼的向公主靠過去，突然，公主像是發覺了他的意圖，倏地站起來跑走了，跑離開這個空間，只留下他一個人錯愕的留在原地。

他睜開眼睛，背上滿是嚇出來的冷汗。

原來是夢啊！好可怕的夢，他大口的喘著氣，已經好幾次被這樣的夢嚇醒了，在驚嚇之後，他總是懊惱自己爲什麼是一隻青蛙，懊惱自己那一身噁心的綠色皮膚……突然，他眼睛一亮，他想到了那本書。

原來答案就在眼前啊！

「王子？」穿過遍佈蜘蛛和野狼的森林，終於來到了沼澤邊的小屋，臉皺到看不出是一百歲還是兩百歲的巫婆卻發出和

他的同伴一樣的笑聲。

「笑什麼？青蛙就不能變王子嗎？」他有點生氣了，臉頰紅紅的，那刺耳的笑聲又是一陣放肆。

「別生氣嘛！小子，咳……」巫婆笑到有些叉氣了「只是，我長這麼大還沒聽過這麼奇怪的事。」

「有什麼奇怪的，你不是把王子變成青蛙了嗎？」

「怎麼王子又變成青蛙了？你是從哪裡聽說我做過這麼無聊的事？」

「書上說的啊！」

「書？」巫婆摸了摸自己的鷹鉤鼻，眯著眼想了想「我這裡這麼多書，可沒有一本書說怎樣讓青蛙變王子的。」

「難道不行嗎？」

「也不是不行啦！只是……事情和你想的不大一樣。」

「沒關係，只要能夠變成王子，怎樣都好！」

巫婆看到他的眼睛裡閃耀著堅定的光芒。

\*\*\*\*\*

公主一如往常的來到每天遇到青蛙的地方，那隻青蛙，公主皺了皺眉頭，真是隻奇怪的青蛙啊！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幾乎每天都會遇到那隻莫名的充滿活力的青蛙，有時候大老遠就可以看到牠跳上跳下的，根本就像是在吸引路人的注意，不過說實在話，牠偷偷的覺得那隻青蛙還蠻有趣的呢，以身為一隻青蛙來說，牠算是一隻很可愛的青蛙了。

哈！不知道今天他又會帶來什麼有趣的把戲了？公主期待

著。

不過，當她看到王子的時候，剛剛那一點點對青蛙的期待已經完全被拋在腦後了，英俊挺拔的王子牽著駿馬向她走來，雪白的衣角在風中飛揚，腰間裝飾華麗的配劍是勇敢的象徵，當王子來到公主面前，公主幾乎醉了，她的雙頰泛起紅暈，整個人茫茫然的像是飄在半空中似的。

王子優雅的牽起公主的手，帶著她騎上駿馬，帶著她在草原上奔馳，真是美好的畫面啊！英俊的王子和美麗的公主。王子帶著公主四處去了，到少女峰看冰河，到薄酒萊品嘗九六年紅酒佐燻鴨胸，沿著八阪神社到祇園櫻瓣紛飛的街道漫步，最後再到紐約中央公園餵鴿子，就這樣，兩個人度過彼此人生中最愉快幸福的一天。

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，當碩大的紅色太陽顫巍巍的倒在遠方的草地上，公主和王子並肩坐著，吹著晚風，望著漸漸從橘紅色變成深藍的天空，王子輕輕的將公主的頭依靠在他的肩上，這是他好久以前就想做的事了，他溫柔的輕撫著公主柔順的長髮，用那雙沒有蹼的手。

「記住啊！」巫婆的叮嚀猶在耳畔「千萬要在日落之前親吻公主，不然，你就永遠別想成為王子了。」應該是時候了，他看著即將沒入地平線的夕陽，公主正溫順的依偎在他的懷中，嗅著公主身上的香味，他竟然有點緊張了。

氣氛很對呢！他告訴自己。

他輕輕的捧起公主的臉，用無限深情的眼神望著她，公主濕潤的眼中盈滿著愛情的光輝，紅潤的唇像是在期待著，他慢慢的靠近，靠近，直到兩人的唇碰在一起。

轟！那一瞬間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耳邊炸開，他的腦子裡

一片空白，終於成功了！終於可以成爲足以與她匹配的王子了！他可以感覺到身體的變化，從體內傳達到體外，令人戰慄的舒暢從身體深處散發到肌膚表面，就是這種感覺，我要成爲王子了！興奮之情沸騰著在他胸口叫囂，他在心中吶喊著，恨不得將這難以掩抑的喜悅告訴全世界的人。

只是，這一切變化得很快，公主的尖叫打斷了他短暫的喜悅，在他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，公主一把將他推開，轉身逃了開來，逃得遠遠的，像是在躲避什麼可怕的东西。

怎麼了？他呆住了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我不是已經變成王子了嗎？難道巫婆的法術出了什麼問題？他低頭看了看自己，還是那身王子的雪白衣服，沒有錯啊！我還是王子啊！他困惑的張開手，張開那雙有蹼的手。

他害怕的大叫著，當他跌跌撞撞的撲倒在池塘邊，泛著漣漪的水面上倒映著他驚恐的臉，那張有著凸眼睛和大嘴的臉，他顫抖的打量著自己的倒影，那老不死的巫婆說的沒錯，他是變成王子了，穿著筆挺的雪白衣服，就像是真的王子一樣，只是他的外表卻還是青蛙，一隻和人一樣大，有著噁心的綠色皮膚，指縫間長著蹼膜的巨大青蛙。

\*\*\*\*\*

「唉！」

他望著遠方的天空發呆，池塘邊都是一個比一個巨大的歎息聲。

「嘆什麼氣啊？」他的朋友在一旁問道。

「煩哪。」

「煩什麼啦？你該不會還再打變成王子的主意吧？」

「爲什麼不呢？」

「唉呀！我勸你還是多認識一些其他的青蛙比較實在，不要再想什麼公主王子的事了。」

「可是：她是真的很可愛啊！」

「這還要你說嗎？人家可是公主欸！並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到的可愛好不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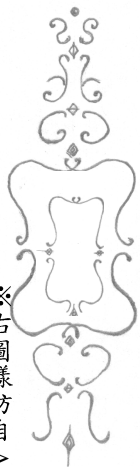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知道，我也沒有什麼奢求啊，只是很單純的想要爲她付出而已。我本來就不敢妄想會有什麼收穫，」他悠悠的說道，很鎮定的昧著自己心意說出這樣的話，只是話還沒說完，他的胸口突然糾痛了起來，「真的，我只是希望能夠有機會可以爲她做一點事。」他咬著牙說著。

「算了吧！願意爲她做事的人那麼多，才不缺你一個哩！而且，你可是一隻青蛙欸！她要一隻青蛙爲她付出幹嘛？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

「唉！」

嘆息順著向晚的涼風飄散開來，灑落在夕陽下的山坡上，遠遠的，連路過的旅人都可以聽得見了。



※右圖樣仿自 Anna Sui